

短篇小说

幻想与疾病

KuangjuX

原创

(一)

那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还在北京工作，周五傍晚，外面窸窸窣窣下起了小雨，那时的四号线还没有现在这么挤，但周五的晚高峰照例是没有座位的。刚走进地铁站，就感觉左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亮，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一阵温柔的女声传来，我转过头，眼前这人穿一件贴身的短上衣和很宽的裤子，头发松松地垂在肩上，正朝我笑。我怔了一下，才认出来那是理佳。明明七年没有见过，可是理佳的笑容却一点不显得陌生。

理佳是我的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当时她坐在后排，而我坐在前排，我们彼此当然认识，但也仅限于认识，若不是她突然喊住我，我恐怕还难以将她 and 坐在后排靠窗的那个女孩对应起来。

“嗨，理佳，真是没想到我们能在这里见面。我们从高中毕业后就从未见过吧。”

“是啊，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到现在都七年时间了呢。”理佳笑吟吟地望向我，我突然有一阵恍惚，高中时我习惯了一个人，她周围却永远围着一群人，我们之间隔着，不只是一个教室的距离，若非此次突然遇到，恐怕之后便再也没

有交集了。

“你也坐四号线吗？”

“对，我也坐四号线，我要坐到国家图书馆换乘，你坐到哪里，我们顺路吗？”

“我和你一个方向，这样我们路上可以聊聊天。”

我们寒暄了一阵，地铁就来了，不出意料的是地铁上没有座位，晚高峰的地铁上照例没有座位，好在这趟地铁不算拥挤，我们不至于在人群的呼吸声中进行肉搏。理佳在地铁中一处人少的角落中站定，我随即走了过去。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工作了，还是还在读书？”理佳问道。

“我现在在一家公司做电脑工程师，你呢，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一所高中做教师。”

“你现在怎么做老师了，我记得你高中毕业时候选的专业不是经济金融这一类吗，怎么现在突然当起了老师？”

“唉，高中时候还是年轻，不知道想要什么，家里面觉得金融的就业很好，当时的分数也足够，就选了这个专业，可是本科时候去过投行，也去过大厂实习，感觉工作压力太大，自己也实在不喜欢，所以后来就去考了教师资格证当老师了，感觉还是有更多休闲的时间更适合我。”

“那你觉得当老师怎么样，你喜欢这份工作吗？”我问道。

“也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感觉工作也都差不多，其实

当时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份工作安稳，我就选了。平时备课和讲课倒是还好，跟上学的时候做题也都差不多。最让我犯难的时候是开家长会，任课教师要挨个跟家长沟通，天哪，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我是在装大人，我根本不知道该用什么立场去教导他们，就只能顺着话说，机械地夸奖，安慰。还要面对他们奇奇怪怪的焦虑，甚至有人跑来问我，能不能让孩子用 AI 帮忙写作文……我觉得我快被掏空了。”

“或许这才是工作的真相吧，”我苦笑一声，“即使是从前非常迷恋的兴趣，当将它变为工作后还能保留几分呢？”

“啊… 这样啊，”理佳眼中闪过一丝同情，不过她的同情究竟是真的理解，还是仅仅是成年人的得体的社交辞令，我却并不了解。

“那真是可惜呢，”她用一种轻柔的声音安慰我，“不过，既然你找到了一份稳定又不错的工作，等熬过了最初阶段，周末还是可以把原来的兴趣爱好捡起来啊。”

她说到这里，偏了偏头，“不过说起来……我记得你高中时候不是在写小说吗？我记得当时你还说过要给什么严肃文学杂志投稿，你现在……还在写吗？”

我愣了一下，话说，她是怎么知道我在写小说的事情呢？我记得我在高中时候写的小说很少给人看，或许是柏宇给她讲的吧。

“早就不写了，自打高中之后就不写了，偶尔写一些分析类的文章，小说一直没什么灵感，上班后也没什么时间。”我的

声音比想象中的还要短促。

“那很可惜啊，我听柏宇说你写小说也很好，他很喜欢读你的小说呢。”

柏宇是我高中时期为数不多的朋友，而且他也是我们中最聪明的一个，他高中时候成绩很好，读上了名校，就当我们以为他会大展前程的时候，他会选择回到我们的家乡城市工作……果然是他。

她顿了一下，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话说你现在还和柏宇有联系吗，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有时会见一下，但次数也不太多，我们过年吃了顿饭。虽然大家都觉得他回家乡工作很可惜，但其实和他聊起来感觉他还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 原来你们是这样认为的吗？”理佳回复道，若有所思。

聊着聊着我们到了换乘站，我和她说我要去一趟卫生间，让她稍微等一下。“把你的伞给我拿着吧”，她说。

她接过伞，手指碰到我的，那触感比我想象的柔软，那一瞬间，地铁的雨气仿佛变了质地，不再是阴冷的潮湿，而是某种更温热的雾气。她低头把伞收好，头发从肩上滑下来。

出来之后，我发现她并不在门口。我四处张望，转头却发现她靠在墙上，左手拿着我的伞放在腿上，右手掐着一根烟。这使得我对她的印象有些陌生，隔着升腾的烟雾，原本那个坐在后排靠窗的剪影，在我心里突然破碎。她微微蹙着眉，面容

疲惫。

但我心底却没有升起被欺骗的愤怒。相反，我看着她夹着烟的微颤的手指，一种极其隐秘的、自负的怜悯涌了上来。我觉得我窥见了她真实伤口的一角。我甚至有些迷恋她此刻这种陌生而危险的形象。

她看到我，将烟在垃圾桶上的烟灰缸里捻灭。“走吧，”她说，又恢复了方才的笑容，把伞递还给我。

换乘之后，我站在车厢里，心跳还是很重，颇有一种通宵喝咖啡的感觉，隧道中的灯一条一条从窗外过去，我恍惚间又看到她的头发从肩上滑下来。我的呼吸逐渐变得粗重，我忽然想，如果我现在坐回去，去她的换乘站，或许她还在那里？

(二)

秋天的时候，距离我们那次地铁偶遇已经过去了半年。我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日子，只记得第一次约见是在北海公园。刚下过一场小雨，石板路上泛着薄薄的水渍。她穿了一双白色的帆布鞋，走了一段，鞋尖很快就被泥水洇湿了，但她低头瞥了一眼，似乎并不在意。

这些细节我在当时并不太关注，直到事后才逐渐回想起来。想起半年来的恋爱，不，与其说是恋爱，倒不如说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们并没在事实上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大部分的情感流动，更像是我单方面的揣度。那时的我对理佳有一种病态般的迷恋，我时时给她发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以显示我对她的关注，或者说，如果我无法与她构成互动，我害怕她会如烟一般从世上消失。

走到湖边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蹲下去，角落里蹲着一只橘猫，正眯着眼睛晒太阳。她伸出手，猫犹豫了一下，把头蹭过来，我在她身后跟着蹲下去，她的头发垂下来正好散在我的眼前，很近。我闻到了她头发上的味道，混在雨水后空气里的湿润，说不出是什么，但很好闻。她侧过脸和猫嬉戏，没有注意到我。我突然有一种急剧的冲动，于是将脸更加凑近了一

些。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并没有说话。

她注意到我了吗？她会怎么看待我呢？她会将我看成轻浮而不成熟的人吗？不，我就应该勇敢一些，这有什么关系，难道情感的诞生不是因为行为的越界吗？如果一直保持谦恭有礼的模样，那么关系该怎么更进一步呢？

我们走着走着走上来了白塔，下来的时候路很陡，她走在前面，非常小心。我走在后面，突然跑了两步，从最后几级台阶上一蹦而下。落地的时候声音很大，在塔底下荡开来，她十分惊讶地看着我，忽而笑出了声。

“你怎么也这样呀”

她笑得太厉害了，甚至眼角都渗出一一点湿意，我也笑了，在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并非是在读中学的时候，而是在更小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即使现在想起，我的嘴角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浮起笑容。

“也”吗？这个也包含谁呢？我突然又被一阵现实撕扯回来。我原本以为我是在做一件独一无二的事，然而在她充满笑意的眼睛中，我突然感受到微微的失落。

那天晚上，我们在胡同里的一家居酒屋吃饭。几杯清酒下肚后，也许是灯光太暗，她突然看着我，然后指向居酒屋角落里的一把旧木吉他。

“说起来，我从前也跟风学过一段时间的吉他，当时的吉他老师问我，你知道吉他为什么会发出这么好听的共鸣吗？”

“因为琴箱？”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回答道。

“对，因为琴箱是空的。”她收回目光，看着自己面前的空酒杯，“如果那是一块实心的木头，你拨动琴弦，它只会发出沉闷的死声音。它之所以好听与迷人，恰恰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在放大你拨弦时的情绪。”

理佳沉吟了一会，用空酒杯敲了敲桌子，

“我记得吉他老师当时一再告诫我，扫弦的时候千万不要太用力。因为琴箱是空的，面板很脆弱，承受不了太重的敲击。如果弹得太狠，它是会裂开的。”

“有点像在谈禅了。”我说道。

“倒也没有那么深奥，只是看到了这有一把吉他，突然想到。”她又恢复了以往的笑容。

“不过，你学吉他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在本科的时候参加社团，出于好奇学了吉他，不过再参加完一届社团的表演后就再也没有碰过了。”

“后面为什么没有坚持弹下去呢。”

“后面退出了社团，身边也没有人弹了，就逐渐搁置了。”

我注意到，她去做一件事或者放弃一件事总是和人相关，她总是在说一些客观的原因与现实，却很少去表达自己对某件事的深刻感受。

沉默有顷。

我喝完了杯中最后一杯酒，看了眼手表，时间已经九点了，“走吧，”，我说，“时间不早了。”

“嗯。”

我们起身，临出门前，她突然问我，你喜欢猫吗？

“喜欢倒是喜欢，可要是我养的话，却总觉得麻烦，毕竟我连自己都顾不好呢。”

她没有说话，似乎只是将这句话当成了一句普通的感慨，我却总觉得心里坠着什么，这句话似乎比我想象的泄露了更多，但是具体泄露了多少，会造成什么影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给她打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我挂掉，又打了一次。响了几声，断了。我再打。关机。

之后我再也没有打通过那个号码。

十二月初我去了她的学校。传达室的人说，好像有这么个人，去年就离职了。我问去了哪里。不知道。我站在校门口，风从衣领往里灌。门口有几个学生蹲在路边吃烤串，烟气被风吹散了。我忽然想起来，我不知道她教什么科目。

和预感的一样，理佳果真如烟一般消失了。

第二天傍晚，我希望能够去理佳常去的地铁站碰碰运气，或许可以碰到理佳。我站在四号线与二号线的交叉的拐角长廊，在汹涌的、面目模糊的人潮中站了半个小时。每一个身着短上衣或者走路姿势有些像她的人路过，我的心跳都会沉重地错漏一拍，直到值班的站务员用狐疑的目光打量我，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荒诞，狼狈地顺着电梯出了站。

我站在出口的冷风中，手机突然震动，我收到了一个陌生

号码发送来的短信，里面写道，

屏幕上只有一行字，“亮，请原谅我的离开，也许是我太冷漠了，但请不要再找我。”

我几乎是本能地把电话拨了过去，耳筒里传来的不是忙音，而是一段毫无感情的机械女声：“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又拨了一次，依然是那段机械的提示音。那一刻，地铁隆隆驶过地底的震动顺着我的鞋底传上来。

(三)

夜晚，柏宇和我走进了一家坐落于一家大厦二十一楼的爵士酒吧，从酒吧的窗边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酒单上写着伍尔夫的小说《海浪》中的一句话，“我脚踏实地，亦随生命流动”。柏宇照旧点了一杯加冰块的威士忌，而我则点了一杯用威士忌，梅斯卡尔，青柠混合的鸡尾酒，酒上来后，我尝了一口，入口比较凉爽，但是略微有些苦涩。

柏宇向来喜欢在酒吧见面，他认为一杯酒下肚，人们会自然而然卸去伪装，说出那些心里话。我原本不喜欢喝酒，我认为喝酒又苦涩又涨肚子，但最近我对喝酒的态度有所改观了，我认为酒本身并非重要，更多的是让人置身于一种退社会化的、轻松的氛围中，能够诱使人放下一切防备。

“相比于鸡尾酒，我更加喜欢纯饮，尤其喜欢威士忌，威士忌是通过农作物蒸馏出来的，是最纯粹的酒。”

酒吧里的爵士乐手刚刚演奏完了一首《So What》，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三次约柏宇出来，每次我都会问柏宇关于理佳的事情，与其说我想找到理佳，不如说我更关心的是理佳为什么会消失，我相信一个人即使再神秘，也总有办法找到她的踪迹，然而我却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做出消失的事情，是

为了同我断绝关系吗，这似乎有些自作多情了，难不成她竟然是鬼？突如其来的想法让我吓了一跳。

“最近的生活感觉有些无聊了，”，柏宇喝了一口酒，然后突然说道，“现在的工作轻松，也有足够闲暇时光，但总觉得缺一些东西。”

“会不会培养些兴趣爱好会比较好呢？”

“是啊，其实我也知道，有时候也在刻意去培养兴趣爱好，但又总觉得对什么都兴趣不大。年轻的时候喜欢踢足球，喜欢研究飞行模型，现在觉得赢也好，输也好，都没那么有所谓。工作后又很难结识新的人，总之，一切平淡如水。”

“这么看，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沉默有顷。

“说起来我好像还记得你高中时候好像在一个什么分享上面分享过一篇小说，好像是一篇……关于幻想的故事。”柏宇说。

“哦，你说的是《白夜》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篇小说，关于一个幻想家的故事。说起来有点讽刺，我当时还在嘲笑幻想家的可笑与卑微，现在想来……我似乎也变成了幻想家。”

我想起了有一节课上，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分享一篇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教室里开着日光灯，窗外的天已经黑了，玻璃上映着我们自己的人影，我在讲台上分享了这个故事，当我讲完第四夜结束的时候停了下来，课堂下面的同学在窃窃私语，“怎么还会有这么卑微的人啊。”

“哈哈，你又在对号入座了。不过说实话，我觉得现代人可

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尤其是在互联网上真真假假的信息，总是惹的人心生涟漪。”

我又想起了一桩高中时候的往事，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复习到很晚，突然感到憋闷难忍，感觉快要喘不过气来。我此刻为什么会在哪里呢？学习的意义是什么？我死后能够在世界上留下什么东西呢？然后，莫名其妙地灵感迸发，整整写了一页的诗，可是又无人聆听。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柏宇。

“怪不得我觉得有段时间你总是不太高兴，”柏宇沉吟了一下，然后说道，“虽然不太相同，但我好像也经历过相似的感受。我在高中时候一心想学习物理学，在大学时候也学习物理。可是大学生活却和我想象的大不一致，大学里很少有人真正将物理作为真正的事业，身边的同学要不就是因为选择学校而学习了物理，实际上要不就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大学时光，要不就寻找其他的路，老师们也未必认真对待，物理对他们而言只是工具罢了，是物理，或者数学，或者其他什么于他们而言似乎也不重要。于是我也放弃了在物理上面的钻研，也尝试同其他人一样寻找其他的道路，可找来找去也都没有太感兴趣的，我想，既然如此，那就回家吧。可总还是不甘心，这么多年的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苦读多年却只能做一份人人都能做的工作，然而即使是这份工作也是来之不易的。”

柏宇不断用酒杯撞击着桌子，不协调的撞击声伴随着台上的音乐透露出局促不安。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些话他之前从未说过，他在众人面前的形象一直是开朗与睿智的，然而背后却也蕴含了这么多的失望与踌躇。安慰一下他吗？这似乎显得太过轻浮，我没有经历他的生活，又怎么站到他的位置上想问题呢。批判一下当今的体制吗？这似乎也没什么意义，情绪的宣泄对当前的形势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沉默良久，我终究还是说出了一句安慰柏宇的话，但是话刚说出口，我便觉得有些后悔，这句话轻飘飘地没什么重量，连我自己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柏宇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喝了一口酒，杯里的威士忌已经见底了，台上的爵士乐换了一首又一首，这是我们二人独有的沉默时光。窗外，城市的霓虹灯依旧亮着，夜晚的车流在一段静默后又多了起来，城市的男男女女流连于各个酒吧之中，台上的贝斯手低垂着头，手指在琴弦上缓慢地游走，音箱里传出闷钝的嗡鸣。

不过还有一件事，我希望能够问一下柏宇，尽管整个酒局已经接近尾声，在前面我们已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自己的经历，然而到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希望问一下。

“那个……柏宇，在你心里，你觉得理佳是个怎样的人呢？”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啊，我觉得她既像天使，又像魔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她温柔、待人得体，和她在一起的时间会很开心，可是她很少说自己的想法，我总觉她心里有一团迷雾，我没有办法看

到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她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之前你说她的突然消失，其实我也并不奇怪，可能是家里出了事，可能是想换一份工作了，即使是她想去北极看极光我也并不奇怪。”

柏宇说的话令我有所同感，在和理佳相处的过程中，我和理佳似乎只共享着表面的欢愉，至于在她的心里想着什么，我也是一概不知。之前我也同她探讨过这个问题，然而她却总是要么不回答，要不就将问题引到别的地方。

我赞同了柏宇，然后说了一下我的经历，“这么看来，似乎连你也不了解理佳，可是我总觉得有些奇怪，明明我们都在一个高中一个班，在同一个家乡里，共同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互相之间却也并不了解。可是我却又喜欢上了一个根本不了解的人，或者说，我以为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所以我会了解她，原来到头来，我对她的了解也仅仅只比陌生人好一些。不过说起来，她难道对她的朋友也是如此吗，不透露任何的真实想法？”

“或许她会和她的朋友说，但或者在她的朋友面前，她会展示她的另一面，这其实我也并不清楚。”

我和柏宇互相搀扶坐上了出租车，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些微醉，在最后我们又开始互相调侃取笑，在酒精作用下也逐渐口无遮拦了起来，我们回忆起以往的旧事，然而旧事说来说去也不过就那些，无非是一些过往的桃色八卦，或者是某些人的一些小秘密，然而新事却也没什么可以说的。不过最后，他还是

提到了我的小说，

“说真的，我觉得你高中的小说写的太烂了，文采是有的，但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有点矫揉造作的感觉，不过现在可能写起来会好很多了。”

然后柏宇不说话了，再看过去，他已经睡着了。

我回到家后，时间已经很晚了，草草洗漱了一下准备睡觉，但总也睡不着，按理说一天的时光也足够劳累，但是大脑还是异常活跃，思绪很乱，但是又没办法不想，我翻了个身，面朝沙发靠背。靠背上有一块污渍，是很久以前打翻的咖啡，当时没有擦，后来就擦不掉了。我想明天请个假，但又懒得去请，在家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沉默似乎比忙碌更让人战栗。在半睡半醒之间，我站在悬崖边，一只脚踩空掉入悬崖，我突然惊醒，枕巾已经完全湿了，额头上全是汗珠。

(四)

和柏宇见完面回到家的这段时日，我经历了漫长的失眠。我常常在凌晨三四点惊醒，坐在床上，盯着沙发靠背上那块擦不掉的咖啡渍发呆。我陷入了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被染过的靠背似乎正一点点向我压过来。我的脑子就像一个被疯狂驱动的轮子，有时是各种音乐声音，有时是理佳说的话，有时是别的什么。我越想将它拔出来，它就扎得越深。

“啊！我受不了了！”

我狠狠地用手砸自己的脑袋，“怎么才能将这些该死的念头清出去。”

二十多年来，我简直就像一只上了发条的滑稽木偶，全凭着一种自欺欺人的惯性在泥沼里爬行。升学，工作，甚至是在人前维持那种体面得滴水不漏的社交微笑。理佳的出现，不过是我在绝望中抓到的一根稻草。可是现在，在这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黏稠得让人窒息的黑夜里，幻象破灭了！我的脑子里空空荡荡，只觉得整个生命就像这深不见底的黑夜，既冗长，又荒谬得叫人发疯。

“亮妈妈，亮在语文课上看小说，被课任老师发现把书没收了。”班主任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本书，交给了我的母亲。

“其实我们也不反对孩子看小说，这样可以培养语感……，只是在这个时间段，看小说有点耽误学习，而且我听说亮上课时候经常和旁边同学搭话，这也有点耽误其他孩子学习呀……”

我看到妈妈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不断地向老师陪着笑脸。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妈妈一直阴沉着脸，我坐在公交车的靠里座，双腿蜷缩地不敢动弹，我眼睛瞥向妈妈，她面容严肃地像一个法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审判我的罪行。说句话，哪怕骂我也好呢？我心里想着，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五年后，当我和爸爸妈妈说了我的志向后，他们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目光看向我。

“要退学，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你要写小说也没人管你，可你为什么还要退学，你知道你现在的教育机会有多么来之不易吗。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想上学都没得上，早早就出来工作。现在倒好，你有这么优越的条件，却偏偏不懂得珍惜，你现在退学了，以后就等着扫大街吧！”

我陷入了长久的失眠中，脑海中的念头犹如一首不停循环播放的音乐一般，但是我既没有暂停键也无法调控音量。在经历了几周难忍的日子后，我终于无法忍受，于是央求爸爸带我去看医生。

听完我的症状后，医生冷冰冰地看着我，用一种不屑一顾的口吻说道，“你这没什么症状，纯粹是想的太多了。”

突然，我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愤怒涌上心头，我说，“你配做个医生吗，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医学，你到底理不理解我的感

受！”

某次，我坐在工位上，终于无法控制地大口呼吸起来，一道无法察觉的眼泪从我面颊划过，同事发现了我的异常，我的上司找我谈话，委婉地劝我休息一下。

(五)

“最近睡得怎么样？”

我面前坐着一个约莫四十岁的中年男人，面颊清瘦，戴着眼镜。他把病历放在桌上，没有翻开。

“还好，刚开始来的时候还不太适应，总是失眠，最近感觉休息的已经好多了。”

他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今天我想和你聊点别的，你住院已经一个月了。”

在精神疗养院中每周都要做一次心理检查，对此我已经习惯了。然而医生虽然说是聊些不同的，然而在我看来其实没什么差别，无非是聊聊你的人生经历，据此来推断你的心理状态。对此我已经毫无感受，尽管我可以使我表达的毫无破绽，或许很快就可以出院去了，然而我还是希望可以在疗养院多待一些时日。

疗养院的日子千篇一律：起床，吃饭，院子里遛两圈，吃药，午睡，再起来，再遛两圈，再吃药，睡觉。刚来的时候觉得每一天都长得没有尽头，后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时间忽然变快了。等我想回忆昨天做了什么，却发现昨天和前天一模一样，叠在一起分不清了。

疗养院的人大多是受过一些创伤被送到这里的，不过当然也有例外，然而我同他们交流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他们很正常，甚至我觉得比外面的人还要正常，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承受过疼痛，疼痛总是能够让人更快速地联结在一起。

在我隔壁床上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很少说话，有一种温和的沉默，我能感觉到他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话到了嘴边就又咽了下去，似乎觉得没有必要去说。然而这种沉默就如我见过的大多数面目模糊的中年人，你很难从他那整洁的衣领和克制的动作里，嗅出任何精神溃散的危险气味。

疗养院时不时会组织一些活动，陶艺是其中之一。那天，我正手忙脚乱地对付一团泥，它在我手心里歪来扭去，怎么都扶不正。偏头一看，隔壁床那个男人面前的陶土已经稳稳地升起，变成了一只薄胎的碗。他很少说话，平时只是安静地坐在床边，衣领永远整整齐齐。此刻他的手托着那团旋转的泥，力道均匀而笃定。

我惊讶于他的天赋，尽管我们二人聊天并不多，但毕竟在同一间房间里住着，我上前搭话：

“周先生，你之前做过这个吗？”

“没有，不过……我妻子以前喜欢这个。”他摇摇头，视线没有离开那团旋转的泥。

他提到妻子的时候，声调有些变化，我意识到这里一定有些变故发生，我看到他手背上绷起的青筋，终究还是把想问的话咽了下去。

说起小林的故事，倒是简单的多，她是住在我隔壁房间的女大学生。某天深夜，当我从睡梦中惊醒，打着手机的手电筒去走廊尽头的洗手间，经过拐角时，我听到一阵很细的哭声，像是极力憋在掌心里发出的动静。光束扫过去，走廊的阴影里蹲着一个女人。光线晃到她的瞬间，哭声停了。她迅速把脸扭向墙壁。我当时没有看清，后来才知道那是小林。

不过白天的小林看起来没有这些困扰，她喜欢烘焙，养了一只狗，疗养院不能做饭，但她会在周末短暂出院时烤好饼干，带回来分装给病友。分发的时候，她有点像小学生一样兴冲冲地和其他人分享她的烘焙诀窍，比如怎么混合面粉和黄油的比例，放在烤箱的时间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她的人缘颇为不错，经常有朋友前来探望她，有时隔着玻璃，能看到她的朋友坐在床边，眉头紧锁，双手在空中用力地比划着，像是在激烈地控诉什么。小林没有看她们。她只是坐在床沿，目光越过朋友的肩膀，盯着窗外，或者低着头，一点点撕着自己指甲边缘的倒刺。听到她们因为什么事情争吵起来，有时远望她的朋友表现的很生气，而她则经常神不守舍。

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总能碰到一个老人，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到晚年颇有些孤独。每次遇到，他都会问我的工作，尽管我每次都说过，可下次遇到他还会问，他喜欢絮絮叨叨地说他年轻时的经历，放在以前我会觉得无聊与不耐烦，但我如今感到一种异常的平静。尽管对于我来说这实在不算是一个有趣的经历，但对他来说已经是人生的全部。重复，不断的重复，

当人活得越久之后，会发现人可以讲述的并不是很多。

从诊疗室出来的时候，时间还早。今天下午有剧团来演《三姐妹》，契诃夫的戏。我对话剧一向没有兴趣，总觉得演员的情绪太满了。但在这里，任何打破日程的事都值得一试。我决定吃完饭不午睡了，直接去活动室。

说起来针对话剧，我之前一直没有特别的兴趣，话剧作为和戏曲一样，我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一种情绪外放的模式，不过，为了消磨时间，我还是决定去看一下。

下午两点，我走进活动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一些人。椅子是折叠的，摆了大概七八排，前面空出来一小块地方当作舞台。没有幕布，没有布景，只有几把椅子，一张桌子。窗帘被拉上了一半，下午的光从另一半照进来，落在空出来的那块地板上。

女大学生坐在靠窗的位置，一只手撑着下巴。隔壁床的男人坐在过道旁边，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今天换上了一件深色的外套。后面几排稀稀落落坐着几个我见过但不认识的人。我在靠后的位置坐下。食堂那个老人坐在第一排，他已经睡着了。

台上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三个女人已经坐在那里了。一个穿着深色的裙子，坐在桌边。一个手里端着杯子，站在窗前。一个很年轻，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像是在想什么。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莫斯科”这个词，伴随着女演员被不合身的旧戏服勒紧的短促呼吸，像某种劣质的麻醉剂，在

这间逼仄的活动室里反复回荡。

这块被半掩的窗帘切割出昏暗光块的场地上，没有幕布，也没有布景。大姐抱怨着日复一日站立教书的疲惫，小妹在电报局的差事里枯萎。她们在发黄的防滑地板上走来走去，努力做出一种专属于剧场的悲伤姿态，徒劳地等待着一趟永远不会在这间疗养院里发车的火车。

男爵走近了。他的声音在低音区微微发颤：“可惜的是一样，只有一样，你不爱我。”

昏黄脚灯从下方打在伊莉娜的脸上，她微微扬起下巴：“这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呀，我会做你的太太，我会对你忠实、温顺，只是没有爱，这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一辈子也没有爱过人。啊，我一直那么梦想着爱情，从老早我就日夜梦想着它了。然而我的心就像一架贵重的钢琴把钥匙丢了似的，所以就永远锁着了。我看你的神色很不宁。”

“我整夜没有睡觉……”男爵喃喃自语。

我听着公爵与伊莉娜的对话，内心感到一阵绞痛，我认得这使人陶醉、令人痛苦的感情，我曾有过这种感受。伊莉娜使得我想起了理佳，尽管当年理佳从未用如此充满诗意与修饰的语言，但此刻，那把丢失的“钢琴钥匙”却实实在在地锁住了我的咽喉。

我可怜起公爵，真想站起来，鞋跟踩在黏糊糊的地板上，冲台上大喊，“你并不是一个人……”

正当我沉思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台上传来一阵哭声。伊莉

娜哭着撞向旁边的树木，那个她不爱的男爵，在决斗中被人杀死。

然后大姐奥尔加开口了，她的声音没有哭，也没有颤抖，“音乐演奏得多么动听，真想活下去啊。”

奥尔加还在说。她在说那些死去的人，说他们的痛苦正在变成活着的人的快乐。她说再过一些年，幸福与和平会降临大地。

然而，我看着奥尔加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但她的眼眶中却噙着泪珠。奥尔加真的相信幸福与和平会降临大地吗？

舞台中央的伊莉娜开始抽泣，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口中那些关于“工作”和“明天”的字眼，渐渐融化在一片模糊的哽咽中。

“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痛苦，真希望能懂得啊……”

戏演到最后，军乐声从一只小音箱里响起来，音质很差，像蒙上一层旧布。

灯暗了下来，演员鞠躬。

老人被掌声惊醒，也跟着拍了几下，茫然地望向四周，然后重新闭上了眼睛。小林低着头，像是在哭；隔壁床的中年男人没有鼓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蓦然间他做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坐在小林的旁边，他将手轻轻放在小林的头，抚摸着她的头发，小林没有说话，反而靠的更近了。

不知是谁叹了一口气，很粗的嗓子，叹气声落进刚才那个安静的缝隙里，“唉，你说活着有啥子意思。”

叹息声在活动室里渐渐散去，我站起身，没有再看台上那

些收拾道具的演员，转身走出了房间。我回到自己的屋子，走到那张掉漆的桌子前，桌上放着半杯凉透的水，旁边是一本医生让我写日记的空白本子。我想写一些东西。

眼前的痛苦已经足够具体，这使我无力再追问更多意义。

完